

交換心得

台文系三 A 劉煒倩

說實話，來合肥以前我內心對它是有過期待的，一如我離開那天是有不捨的。雖說現在做什麼的比先前方便，可就算過幾年再有機會去趟合肥，已經不會有此時的心境和理由了。到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交換之前，我對所交換的科系持有一定的幻想，也覺得那裏已經準備好了本該我經歷的教育體制，本來以為大學四年不會體悟到了，結果有幸拿到半年時間淺嚐了一下。

在交換期間我修課不多（這裡我特別提到，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課程“廣播電視製作”。此課程是小組合作拍攝微電影課程，在合作的過程中可能由於修課之出發點不同，同組成員與我看待這堂課成品的態度是不同的，因此直接導致了我們完成的方式相去甚遠。開始我用一貫在台與班級同學的交流方式討論課程之構想，然而同組其它成員以看客的姿態回應，選擇不溝通最後幾乎是在 **deadline** 前幾天仍在趕片子。我自己以為，內地同學在合作上大多存在溝通障礙，對於拍片事宜缺乏規範性，在做決策之時往往是採取“壟斷”方法，給我感覺很不好。另外，依我對身邊同學的觀察來看，同學們總是很忙碌，但總給我一種被拖著跑的感覺，好像都不是在給自己做事情，好像努力就會吃虧一樣。其實大多數人內心是迷茫的，並不知道為了什麼忙，也不知道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誰。有時候聽朋友聊到他早早六七點就爬起來去圖書館了，抑或是在星巴克待了一整天讀書寫字，先別誇得太早，大多只是因為他們有不得不過的考試，其實就是奴性慣了，國內的生活充滿各種急功近利。我在台灣唸大學念到大三，其實也沒有覺得台灣同學有多刻苦，但還是覺得整體上做事情更加認真和真誠。如果反過來，我先念的國內的大學，再花半年時間交換到台灣，光想想就覺得很刺激，我大概會有這種感受：上大學真的很乏味，沒去交換之前總覺得哪裡不對勁，甚至懷疑是自己的問題，到台灣交換之後發現原來真的有和自己想法一致的東西。），打著出去看世界的名號到處旅遊，認識了至今還會聯絡的朋友若干，領略了城市的千種模樣萬般風情，知悉了中國大地上不同地域的風土民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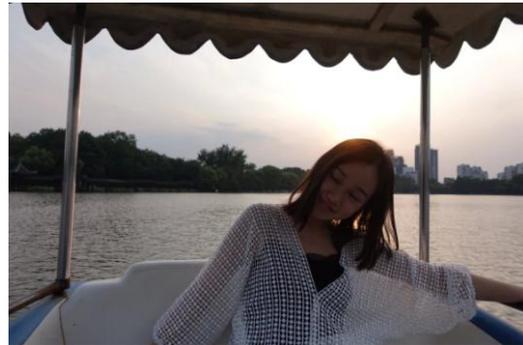


剛到安徽省合肥市 陪爸媽逛逛徽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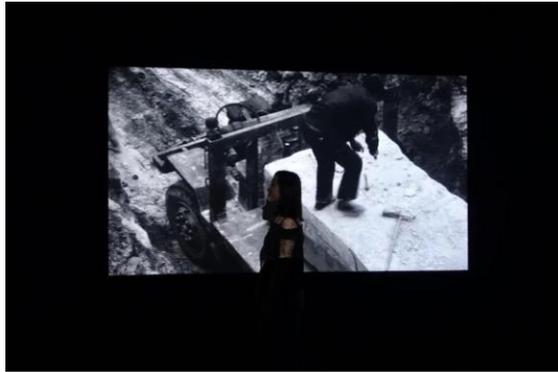




九月中旬和朋友去一趟北京看演唱會，在這裡我要為北京昭雪，咱在北京這幾天看見了藍天，天氣特別舒服，雖說走在路上嗓子還是有些痛，雖說離開北京後就重感冒……這一趟還是挺值得的，嗓子疼應該是演唱會現場唱得太賣力。



還去了南京（江蘇省），高中時期對南京有種沒由來的特殊情感，大一去了一次之後這是第二次，去之前還特別重溫一遍《金陵十三釵》，雖然時間過了很久，但仍覺走在南京這座城市路上帶著一種沈重感，這次特別去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，走在館裡忘記留影。



第二次來上海，這次來的時間很長，真心喜歡魔都。和室友去了張愛玲故居——常德公寓，並在公寓旁邊的咖啡書屋小憩躲雨，文學氣氛超濃。在余德耀美術館看了一場“雨屋”展覽出門就下大雨，在館裡買了一隻筆和一把傘做紀念，原子筆早已壽終正寢，雨傘一直沿用至今。



十月中旬的北京，第一次去北京是去年四月五號，那時候就愛上北京了。外地人很多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的包容性（事實上北京人是排外的），年輕人很多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的朝氣。



蕪湖，安徽我很喜歡的一個小城市，那時候真開心。這隻藍色大象的名字跟蕪湖同名，我取的。記得那天下雨，不得已在蕪湖的星巴克躲雨，而後在一位出租車司機大哥的護送下平安抵達動車站，十分愉快的相處。那一次因為路程很近特別坐了火車，鐵皮火車跟想象中一樣擁擠破敗，行駛過程中還發出吱吱啞啞，但是好奇怪，我好喜歡，就連約摸五分鐘一次應該要反感的列車推銷我都好喜歡，十塊錢耐操皮帶和可以送爸爸叔叔爺爺的廉價剃鬚刀，聽起來都很有故事。算是體驗了一次“左眼睡覺右眼放哨”的滋味哈哈。



作為一個南方姑娘，第一次看到雪是十分激動的，儘管手指僵硬到毫無知覺，還是要摘掉手套不斷拍拍拍。這是我的殺青照，後來我自己獨自完成了一部片子，當然，是在很多人的幫助下。在這之中，我認識了一位導演係的學弟，他讓我在電影這個領域有了新認識。那段時間感覺全世界都在幫我，雪是在從剪輯室出來看見的，之於我就像禮物一樣。片子完成之後我每每去上課，都會不自覺往剪輯室那個方向走，然後笑笑我的期末作業已經完成了呀。